八編類纂

知舜不在失然後知巳有大失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一

經濟編

六曹類

吏曹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巳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

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巳之才者也哀公問於孔子曰大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拑者毋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拑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

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于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奸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于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于民者則不可使任大

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過于君子其為怨淺失于小人其為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于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于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或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于上而治壅于下正道捐棄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于國道塗無行禽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于是為商旅

賃車以適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于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曰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合境内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大用之而授之

以爲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景公問于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後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爲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于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

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見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夫子游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為地戰者不能成王為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為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仕進之臣也何足以補君晏子問上政篇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人寡而立功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羣臣有分矣治國之臣効功于國以履位見能于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于心莫負兼官

之貴于君故内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強弱不穀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韓非 用人篇）

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于澤矣

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期賢篇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厮役知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知足以爲礲礪行足以爲輔𠠕仁足以訪議明于進賢敢于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

也修身正行不愆于鄉曲道語談說不愆于朝廷智能不困于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讙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于財不淫于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傴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厮役也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伯與左右爲國者獨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厮役爲國者亡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

禮度將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厮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則清朝而侍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並見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並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雜處故君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則厮役從清晨聽治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是以聽治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賈誼官人篇

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愼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勢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旣安宜蹔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海內望此有以闚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爲陛下惜此舉惜敗材傷錦所宜垂慮唯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矣李淑上更始書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于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加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

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譽正有補益于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韋彪上章帝疏）

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上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觖望難裁自是竊名偽服浸

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效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爲得人斯亦效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己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

瓚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欒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師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埸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有不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衮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寔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

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墜在朝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遒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嗚呼

後漢書左雄周黄傳論

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于鄉黨豈不堪于事任乎三者之類取于中正雖不處其

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使于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方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臣宰失位衆人驚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懸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己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眞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

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惟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為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為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

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清農業以省煩費（夏侯玄時事議）崔琰毛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振

君飭於官方無敢乎意矣

操假人品教亦以假廉之尚未窺到源頭處

敦實斥華偽進冲遜抑阿黨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丞相掾和洽言於曹操曰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

通人情更有大辨佩激詭之行非可久可繼耳

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姝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擇善之

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爾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聖之令典也自茲以降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軍中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勵猶

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為貴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為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為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郡隣伍皆為邑里郡縣之宰即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竝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游即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

之公心　之明闇誠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晉衛瓘傳〕瓘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舉里選與太尉王亮等上疏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誷誣誷則臧否失實真僞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

賢不傍相下無厭王聽用賢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
譁雖日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夙夜猶不一
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實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
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
得其邪則衆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國亡失
世者本皆不爲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
而不絶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
頓爲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
世宦者無關衆邪門啟矣朝廷不責賢則正路塞矣
得失之源何以安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

梁便之相保也。（郤詵對策）

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僞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訩訩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爲聖朝耻之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第以得實爲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

小進有早晚前卻後修宜受月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貨自之稱度遠關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貴之舉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途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子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為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

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曁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
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
議咸所歸服將以鎭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
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於
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
不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防
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
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爭
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挄善刁

已於治邸
之方

攸攸之所下而復遷以二千石巳有數人劉良上攸
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駮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讎
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鬬雞之變難
興魯邦况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
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
魚成次也爲九品者取下者爲格謂才德有優劣倫
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
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爲格坐成
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綢繆之防使得上欺
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

器使在凡品之下賢載不肖越在庶人之首損政之
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
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
自王公以至於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
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怨訟者衆聽
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
愈侵枉之害令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
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
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于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
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

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

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爲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効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爲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

九品汙素
亦不道行
私可知已

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縶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品所疾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為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眾人使必歸己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

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從横雖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讐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三覩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爲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讐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 劉毅中正疏

自非魏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部銓注不

行大致怨嗟更以崔亮爲吏部尚書亮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爲斷沈滯者皆稱其能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辯氏姓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又薛琡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能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

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因請見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驃騎等議亮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劉毅中正疏〕

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居釣奴虜聖王不耻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皁隷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

亦豈可以世無周召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寸
長錄其片善者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韓顯宗上書陳事
唐吏部少常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設長名
姓歷牓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
遂爲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
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
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
之然後類以爲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
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
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

試以騎射及翹關負米人有格限米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凡居官以年爲考六品以下四考爲滿有劉曉者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爲公道書判爲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恐非其所長耳

桓彥範袁恕已共薦陽嶠爲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爲右臺侍御史

崔融吏部兵部選人議

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於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夫競趨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趨今之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邪贓汚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

致進者文武必以貪怯敗

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員闕不供遂至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祇承府庫倉儲竭於資俸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雖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常懷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遂退若欲求人安化洽復不可得也若乃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辛替否論職官多濫疏）

陛下降不訾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臺寺之内朱紫盈滿官職益輕恩賞戚貴貪權

之輩。冐進而不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歛分丘墟則才者莫用。用者不才。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者。非止抑强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擇賢才。伏願陛下遠稽舊典。近遵先聖。特降綸勅。令宰相以下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改授外官（蕭至忠諫貴官謂爵宰相子弟居要職疏）

自亡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材。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歛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秖重門資。有梁薦士。雅愛屬辭。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爲重。不以修身爲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帝納李諤

之策，出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辭。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攺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復相放傚，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令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敭，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唯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今訪鄉閭之談，唯祇歸於里正。縱使名虧禮則，罪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資，或邀勳而竊級，假其

不義之賂則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銓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賞拔夏少名高語其優劣也秖如才應經邦之流唯令試策武能制敵之例秖驗彎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滅旋即告歸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授辭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爲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撝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畧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無指縱之機

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效關將長於推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淵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設高祖追悔於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於伐宋謀將不長於弓馬良相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妄飾辭鋒曹植趨章虛飛麗藻徒甚其可否也謹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頓蜀兵於渭南一王持勁卒不敢當此豈目矢之用也謹按楊德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謹案漢法所舉士之主終身

保任楊雄之坐田議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顯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撝謙之士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令其試守以觀能否參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實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賞

薛登請選舉擇賢才疏

信任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二

經濟編

六曹類

吏曹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哉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何索人爲勞哉伊尹自以爲宰于湯百里奚自以爲虜于穆公虜

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何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

此言可
厲

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夫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讐倍死君而事其讐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

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亦以明矣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韓非難二篇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

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爲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既不得聞。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

知禹與湯武得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爲之謀王闔廬有伍員句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樅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酇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

之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
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
機而洩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洩者。譬如虎豹食人而
不知設陷阱。設陷阱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
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
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
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
常伏於燕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
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
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

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措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於其間邪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於上而使宰相渺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

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爲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爲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汎汎於下而天子惸惸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臥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疎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

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
有不測之變。然則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
也。蘇洵遠慮論
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其人而天下不治。是
其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
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
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
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文王以太公。皆捐天
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
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

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讐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為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祗以速天下之亂耳鼂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為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

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嘩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為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王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苻堅斬樊世

逐佽騰黜幣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為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為之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蘇軾任人策

求賢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為愛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材識之

人外恭謹而內無愿其於衆也訢正而不狎親之則彌莊疎之則退去而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止人有眎其儀賢也聽其聲賢也徵神課識或負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諷諫出則龔默職司勤辭居家儉開其未見用也藏身於衆藏識於目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身貞而不怨智者不疑事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陳言遜而理不可拔凡謂賢人不自稱賢效在官功在事事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士竭其才小人輸其力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

者庫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亢倉子賢道篇

孟嘗君問于白圭曰魏文侯名過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衆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斷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此詔與吾能尊斷之詔過一頭地矣

益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武帝下州郡求賢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

此又取積行之君子務可爲將相將前材也積行君子則郡國教化之效也

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爲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爲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迺得官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景帝令舉廉詔

古之求賢者數路以取之寵以好爵厚其禮命唯恐

其去也而猶有三聘而不顧者有閉門而不納者有踰垣而避之者臣諫於其君而三不聽則去之其至於郊也君必使人要之年七十而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几杖錫之猶有不稅冕而行者有辭三公而爲人灌園者今日仕進之門國家無患不能塞之爾科防日增格令日繁來者日甚拒之日峻猶有假名氏以竊官職匿苦塊之哀以干寵祿少者增齒以希遷仕老者匿年以幸晚祿譬之隄防之壞塞其一穴一穴又決蕩然莫之能止也今限年致仕著於令矣又患其去之不速令於門闕以示百僚而猶不知止者

甚可痛也陛下盡稍補其弊隆於待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實使衣冠者人人自重庶幾風教之美少近於古（宋守文之碑正 神宗皇帝書）

貴賢

楚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

論說寶不在

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薦賢

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
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
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
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
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
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
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
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

為才所動

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

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淵特人之恪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而爲相 征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鎭簟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爲人

車騎亦可

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用子方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為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于此時以開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轝之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

另闢派

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可為將法

韓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

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

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

各率其意不立條教漢法所以近古

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四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文帝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

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匈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何則存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張敞】

為膠東相
與洙邑書

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遺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何武言傅喜書）

吳良初為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

上壽詔稱太守功惠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詔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燕罷轉良為功曹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開西府之署為西曹蒼甚相敬愛上疏薦良臣聞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敢秉愚瞽犯冒嚴禁

合浦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時守宰並多貪穢詭人采求不知紀極珠遂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會稽上虞孟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利病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孟嘗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

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群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飢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産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當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弃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不謝聖朝臣誠傷心私用流涕

夫物以遠至爲珍士以稀見爲貴槃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趨走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孝
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叡聖纂
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嶽降神異人並出竊
見平原處士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
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
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
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
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
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
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

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臣等區區敢不以聞薦禰衡表

臣繇言臣自遭遇先帝忝列腹心爰自建安之初王師破賊關東時年荒穀貴郡縣殘毀三軍餽饟朝不及夕先帝神略奇計委任得人深山窮谷民獻米豆

道路不絕遂使強敵喪膽我衆作氣旬月之間廓清蟻聚當時實用故山陽太守關內侯季直之策尅期成事不差毫髮先帝賞以封爵授以劇郡今直罷任旅食許下素為廉吏衣食不充臣愚欲望聖德錄其舊勳矜其老困復畀一州俾圖報效直力氣尚壯必能夙夜保養人民臣受國家異恩不敢雷同見事不言

可云人民　衍力氣

魏鍾繇薦季直表

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霸甘羅子奇以童齔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蔡乘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

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修已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趨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偽徹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令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為仞之崇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月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愚

用才而納

情區區貪陳所見蜀秦宓奏　記劉焉

晉孝武帝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閒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募驍勇之士得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常領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蹤據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蕪穢信充符望大飛同塵五讓高世白駒

空谷振鷺在庭猶思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關下委裘河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備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德輿皁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倖路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瑯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

故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鼮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暕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臨表悚戰猶恐未允不任下情

臣昉爲蕭揚州作薦士表

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赤

以敎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

敦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

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兕豈絕響於中林白

駒無聞於空谷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

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

既懸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

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

抱德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

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

屢招奸威相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

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懸遼海。方之於秀。始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喆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道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敝。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但溫嶠譙亡彥表

武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

通事舍人元行沖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沖數規諫

以將相
進士

仁傑且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沖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武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爲將相仁傑對曰文學蘊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爲相仁傑

此前載人方類夾李

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